



雅也

筆

丙二

服部文庫

117

220

2



徵考

丙下雍也



子曰人之止也直章

包咸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是
解罔為誣罔正直之道可謂不善解已 古訓

外傳純按包注以罔為誣罔雖得正訓然其
所謂誣罔正直之道者小失字義蓋誣罔者
或人誣罔已或已誣罔人安有自誣罔正直
之道乎故不可從也華解罔訓無以為無其
德是也

韓愈華解 華解直當為德字之誤也言人生
稟天地大德罔無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者豈

矣古書德作惠

中庸所謂夫婦之愚可與知可能行者是也
禮記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
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說
詳王解

後儒所謂直者皆指誠言之 大全朱子曰
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
為白云云 公治長篇子曰孰謂微生高直
章大全朱子曰如此予必如此取不看他小

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鐘亦只是這模樣范
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
切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
何得當纔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
實也

後儒所謂誠者皆指大至誠言之 禮記中庸
誠者天之道也章鄭注言誠者天性也誠之
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 孔
疏以前經云欲事親事君先須修身有大至
誠故此既有大至誠大至誠則經云誠者天

之道也聖人是矣 又章句誠者真實無妄
之謂天理之當然也 說詳中庸
郢書而燕說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經先王有
郢書而後世多燕說 傳郢人有遺燕相國
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
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
曰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奉賢而任之燕
相曰王王大說因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免而無耻 卷之六

免於今世 雍
知免夫 泰伯篇

子曰知之者章
子曰中人以上章

樊遲問知章

禮與義古聖人所建道之大端也 禮記禮運
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

以禮制心以義制事 尚書仲虺之誥
禮在經曲 禮記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致一也

詩書義之府也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趙衰曰

卻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孔樂而敦詩書詩

書義也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仁義禮智之說興而或以為德或以為性

後孟

子公孫丑上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章
朱注仁義禮智性也云云

又畫心上君子所性

仁義禮智根於心章朱注仁義禮智性之四

前一

德也性理大全德部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集注程子曰學以
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
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云云

前二

大學章句序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
以仁義禮智之性矣云云

訓民為人其認起自大學親民 大學章句程

子曰親當作新○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
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

其舊深之話也云云 大學解孝弟敬讓行
乎下百姓親睦亦親其上如父母此之謂親
民

顓頊命重黎絕地天通 尚書呂刑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云云 楚語下乃命南正重司天
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
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云云

如祀父母之神建廟安厝之 孝經喪親

章上其宅北向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亨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云云 祭必齋祀祀祭

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
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
日乃見其所為齊者云云

血腥體薦不以人所飲食 禮記禮運玄酒以

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云云 然後

退而合亨體其大豕牛羊實其簋簠簠豆鉶

羹云云 左傳宣公十六年 武子私問其

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
體薦安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祭器殊燕器類 禮記曲禮下凡家造祭器為

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云云 又王制大夫

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云云

或謂鬼神之正者敬之不正者遠之 大全

朱子曰條或問所謂鬼神非祀
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
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為神無不正也曰
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讀耳若其非正
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
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
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

又朱子曰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
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
近泥著纔泥著便不是且加卜筮用龜所不
能免臧文仲却為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
是不知也

○不知凡經所謂鬼神皆謂正者也 禮記祭法

又祭義

宗儒所見歸於無鬼神 集注程子曰人多信
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
可謂知矣 性理大全鬼神 總論程子

條或問鬼神之有無曰吾為爾言無則聖人
有是言矣為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又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遠者莫如鬼
神所謂言凶害禍誅殛窺伺宣天所不能耶
必有耳目鼻口之象而後能之耶

天人之分

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案春秋之中

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

畏也

幽明之故

周易上係辭

孔子曰為之難

顏淵篇

記曰用其仁而去其欲

禮記禮運故用人之

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先事後得

顏淵篇

乃孟子勿助長勿正之說

公孫丑止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朱註必有事焉

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

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云云此言養氣者

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

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

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道士鍊丹

晉書葛洪傳從祖玄吳時學道得

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
洪軌隱字寔得其法焉 抱朴子曰止羅浮
山鍊丹優游閑養著述不輟

子曰知者樂水章

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

御大夫

章

如牛山之樂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景公登牛
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茅十七 景公遊牛牛
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涕之去此而
死乎艾孔果丘墟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

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墟
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
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
庸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
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退其迭
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
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
所以獨竊笑也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遊於
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魯 泰山
使古而无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是俯而

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
肉可得而食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
不欲死况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由嬰之
游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无死者則
太公至今猶存云云

如山之不崩 詩小雅天保篇如南山之壽不
騫不崩

易大傳曰知周乎萬物云云至能愛上繫辭

子曰齊一變章

大道行之時 禮記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

三代之英丘末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
也天下為公

子曰觚不觚章

升庵外集
四書類

以觚為簡起于秦漢以後升庵辨之是矣。古
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
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
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
之可以為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為圓也足之
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為角文選云上觚稜
而栖金雀也下為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

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
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
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
才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為簡起于秦漢以
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斲言之酒觚可剝
而圓木簡不可剝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
不成趕麵杖邪是以知孔子所歎蓋酒器而
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嘆也曰古人制器
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圖象天下方象地且
又取其置頓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

為圖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
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
子於獻酬之際見而嘆之其事雖小而輕變
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
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
法同一旨歟

破觚為圓 史記酷吏傳漢興破觚而為圓斲
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不
至於姦

凡百器物皆遵用古制觀於左傳諸書可以見

己 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
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
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
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之
云云鳥獸之內不登於俎皮草齒牙骨角毛
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周書泰
誓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
喪 禮記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
衆殺 又月令孟冬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

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以下可載
禮之固世者 康熙字典固字注初學記固猶有也有
藩曰園有牆曰固又九固通鑑外記人皇氏依川土地
之勢財度為九州謂之九固又司馬相如封禪文選集
字文雅之固翩翩乎禮樂之場又左思魏都賦聊
為吾子復玩德音以釋二客競於雜固也又識不
通廣曰固猶拘墟也尸子廣擇篇列子貴虛揚子棄
別固其學之相非也皆守於私也

宰我問曰章

宰我稱能言之士 先進篇

孟子曰云云至其道 萬章上

君子不逆詐 憲問篇

宰我有短喪晝寢之矣 公治長篇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禮與其奢也云云寧戚 八伯篇。

吉凶軍賓嘉 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

擯於德依於仁 述而篇

六德之一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

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

泛愛衆而親仁 學而篇

佛肸以中牟畔 陽貨篇

仁者曰云云為教 古義論

樂正崇四術云云造士 禮記王制

子見南子章

傳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禮記檀弓子夏

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

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

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

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蒯瞶以南子故而失靈公之心以奔 左傳定

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眭

大子蒯瞶獻孟子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

彊

定甬婁殖益歸吾艾黻太子羞之謂戲陽連
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所殺之連
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連不
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
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軻
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連禍余
戲陽連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
殺其母余不許將戮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
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
信吾以信義也又見史記衛世家

呂后

史記呂后本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

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廼迎如辟彊計太后詔與呂氏權由此起廼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於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云

佛化章提希 見觀無量壽經摩迦陀國頻婆沙羅王后

後世又有訓矢為陳者 皇疏蔡謨曰矢陳也尚書敘曰臯陶矢厥謀也春秋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為子路矢陳天命非析言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章

周禮樂六德

春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

和祗庸孝友

孝友一類

周書康誥矧惟不孝不友

陳惟孝友于兄弟

祇庸一類

周書康誥庸一類

中和一類

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仁齋先生以為孔子所創蓋非也

古義至于

後世則求道於遠求事於難愈驚愈遠欲補反破故曰民鮮久矣故夫子特建中庸大道以為斯民之極論語之書所以為最上之極宇宙第一之書者實以此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在傳成公升三年劉子

吾則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舜用其中於民

禮記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

與舜好利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賢者附而就之不肖企而及之

禮記檀弓上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附而就之不

至焉者跂而及之又喪服四制賢者不得

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孝經

喪親章孔注服節雖閔心弗之忘若逐其本

性則是無窮也故以礼取中制为三年使賢
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所以示民有竟之限也
德行 先進篇德行顏淵閔子騫 詩邶風雄
雉篇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其才不及中庸 賈誼過秦論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
也材能不及中庸

中庸之主 呂氏春秋樂成篇 中主之患
不能分为註云中庸之主不能無为
有貴精賤粗之失 中庸或問中和之中其美

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
吾平常之意為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
而於一篇大指精粗太末無所不盡此其所
以不可不中和而曰中庸也 老子二十一章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百信
又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 莊子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
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云云

登高自卑 礼記中庸
尚書太甲下

聖人之道更有廣大為者有精微為者有高明
為者 禮記中庸苟不至德至德不凝為故君
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

故以中庸為道者非也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章大全程氏復心曰致中和之位言所以順氣踐
形而存本然之天理實皆學問之極功而中庸之道也
又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能矣章大全雙峰
說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以人反之而眾人亦鮮
能之以起下章之意又章句序豈有以加於哉
大全通考愚聞之先師天台吳行父曰中庸序當
分三大節看章首至以為一節推原中庸道字之
傳本三聖授受心法而心之危微則有性命形氣上知
下愚之分然中庸之道其體要在於動靜云為無過不及
之差而已 古義至于後世則求道於遠求事於難愈
鬻愈遠欲補反破故曰民鮮久矣故夫子特建中庸之
道以為斯民之極論語之書所以為最上至極宇宙
第一之書者實以此也 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章

發揮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是道乃為天下至極
德但世教衰民心離莫能行之今已久矣

易大傳上繫辭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章

孔子又曰若聖子仁則吾豈敢述而篇

閑居之君周易師卦上六大君有命閑居承家小

孟子以伯夷柳下惠為聖人公孫丑上曰伯夷伊尹何智曰不同

道非其君不事出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
何事其君何使其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遠孔子也皆古之
聖人也萬章上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仕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天理人欲孟子尽心下末章集注有宋元豐八年河

南程顥伯淳卒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
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
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字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
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
則天下賢者焉莫知所之入欲肆而天理滅矣性理
大全心部朱子與張敬夫曰某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
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
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
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
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乎不宰而不中節能病之成
乃心爾又曰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
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無一息不生而亦與

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連
地流通耳云云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
而流行矣

可子里仁篇二貫章合見

嗣音詩稿

乙亥

